

周华诚 把自己种进大地慢慢开花

在故乡的土地上不紧不慢地活着

文 王小柔



周华诚

在棉田劳作的人
被拼成生动群像

周华诚写散文，笔下的文字宛如旷野里连片盛开的花，一丛接一丛，撞得人满眼都是。他的书我翻过不少，身边也有相熟的朋友同他有来往。早听说他把文学搬进了稻田，办起“稻田读书会”，搞得有声有色，令人羡慕。

花、茶、古迹，都是他写惯了的题目，那些文字看似闲散，实则每一笔都踩在实处。写花能写出花的脾气，写茶能写出茶的性子，写古迹能写出砖瓦底下藏着的气韵。他不喜欢悬空的抒情，也不爱掉书袋，而是习惯把身子放低，与草木、庄稼齐平，然后从那个高度往外看。

“我们共同拥有这世界的一小部分秘密，以歌声，以花朵。”这是他写在新作《棉花与云朵》里的一句话。或许，这也是一个写作者与这个世界的约定。就像插秧时，指尖探入泥水，把带着秧苗的根须按进土里。泥水轻轻漾开的那一刻，约定便生效了。

他把自己的根须，也按进了泥土。故乡的土地上，始终有一些种田人守着一种不紧不慢却不异常笃定的活法。一个农民，这辈子能插多少秧？一个水稻专家，闷头扎在稻丛里，不知不觉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这世上总有一些事，是留给普通人去做的。就像水稻生长，慢是慢，可它倔。正是这些普通人，替我们守着心里那个安静的角落，让我们不至于慌了神。

“当我们谈到故乡，未必要说那个地方经济好不好，出过什么名人、有什么风景名胜，其实它更像一种活法，给世界提供一个生活的样本——在那里，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，有笑有泪地过日子，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也给这个时代输送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。”周华诚说。

作家动笔，不只是看见和记录，更深层的意义，是重新发现、重新讲述。周华诚心里最清楚，这个时代仍有不少东西值得坚守，仍有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值得被写下来。当所有人都在拼命往前跑的时候，他选择慢下来，按自己的节奏生活。



周华诚新书《棉花与云朵》封面。

讲述

主持人转型当演员，一天拍几十场戏情绪反复切换
倔强女孩闯入短剧的世界

口述 蔡明娜 采写 张洁

从河北承德走出的倔强少女，蜕变为央视及大型文艺晚会的知名主持人、影视演员，进而拓展至国际影视合作与艺术教育领域，蔡明娜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：“要么不做，做就要做得像样儿。”随着她参演的《中界线》《阴阳摆渡师》《重回1985：东北往事第二季》等短剧陆续上线，她在演艺道路上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。

承德女孩爱文艺
单枪匹马进北京

我出生在普通家庭。母亲爱好文艺；父亲有些古板，希望女儿能按部就班地生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随了谁，性格特别倔强，也特别有主见，好像天生就有一身“反骨”。

我记得有一回，班里同学踢毽子，嫌我踢得不好，不带我玩。我不服气，给自己定目标：今天踢五个，明天踢十个，后天踢二十个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放下书包就开始苦练。母亲劝我：“不至于这么较真。”可只要是我自己认准的事，非要做到极致不可。后来，我练到连续踢两百下不间断，成了学校里的“顶流”，当初不带我玩的同学，都抢着要跟我一块儿。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尝到逆袭的滋味，让

我领悟到：只要不认输，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。

我崇拜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，心里总有个念头：将来我也要干这一行，让千千万万观众听我说话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想干什么，就付诸行动——主动学舞蹈，参加朗诵、演讲比赛，担任学校六一儿童节活动主持人，一步步朝着梦想迈进。

上高中时，我进了一所封闭式学校。那里实行“半军事化管理”，不支持学生搞文艺活动，我感觉快要抓不住梦想了，便恳求父母，让我去去参加艺考。父亲希望我将来有一份稳定、体面的工作，在他的观念里，抛头露面搞文艺不是什么正经路。但禁不住我软磨硬泡，再加上母亲觉得当主持人、当演员都还不错，所以最终他们同意了我的想法。

艺考之路充满坎坷，但为了梦想奋斗的过程却让我感到幸福。高考前三个月，我的模拟考试成绩离分数线还差一大截。我的倔劲儿又来了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吃饭只用五分钟，没日没夜地刷题，最后硬生生提高了一百多分。录取结果出来之前，我心里惴惴不安，夜里睡觉常做噩梦。幸运的是，我终于顺利过关。

上大学时，我到江西电视台主持节目，很快成为观众眼中的“小熟脸”，自己心里也有了些许优越感和

成就感。但四年过后，我还是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放弃摆在眼前的工作机会，从头开始，单枪匹马闯北京！父母气得“断我粮草”，撂下狠话：“既然你的主意这么正，那你就自己去闯，我们不管你！”

担纲外景主持人
跨界转战影视圈

北漂的日子可谓“残酷”。我住在朋友几平方米的合租房里，投了上百份简历，却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。既然没人联系我，那我就联系他们！我一个接一个地给招聘方打电话，直到有一天，电话打到身心俱疲，我哭着对电话那头素不相识的招聘者说：“我两天没吃饭了，能不能见见我，给我一次机会？”对方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姑娘，你别难过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”我确实遇上了好人，他请我吃自助餐，我边吃边哭。他说：“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太认真了，一定能成功！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等到机会，主持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《水墨丹青》栏目，走近多位书画艺术家，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沉淀自己。还主持了励志创业节目《中国合伙人》，采访各行各业的创业者，他们的故事也给了我很大激励。

我在北京逐渐站稳了脚跟，到央

件不慌不忙的小事，正等着他一桩一桩去做。比如，找种马铃薯的老汉喝顿酒。再比如，饭后约上守桥人散个步。天色泛着幽蓝，田里的秧苗刚返青，萤火虫提着灯笼四处晃，借着这点光，脚下的路恰好能看清。又或者，坐在田埂上看红蜻蜓飞来掠去。晚霞正盛，低头一瞧，脚边的水稻田也映着一片霞色，比天上那片还要绚烂几分。秋风凉了，就侧耳听板栗从树上掉下来的声响，嘴里数着数，从一数到一百，再倒着数回来。

沉浸江南日常
守住心底安宁

他进山找过种猕猴桃的老林。老林在山里过着清静日子，按着节气下种、采收。周华诚据此写了《山中月令》，记下老林整整一年的日常。他去过常山胡柚“祖宗树”所在的村子，拜访老徐两口子。那夫妇二人守着胡柚林，花开花落年复一年，过得不急不躁，该出力时出力，该歇时歇，在劳作里寻到了踏实的满足。他也找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常山喝彩歌谣”的传承人老曾，听老人讲自己这辈子的故事，借老曾的眼睛，照见故乡人千百年来对好日子的盼头。

这些鲜活的发现，都收进了散文集《陪花再坐一会儿》。田里的劳作没有停，他又领着更多的人回乡，在“父亲的水稻田”里尝试把劳作和艺术捏到一块儿：扎稻草人、办田间摄影展、引入非遗体验、做研学课程。这些摸索和心得，陆续写进《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》《草木光阴》《草木滋味》等书里。

他还前往浙闽山区，寻访了几十座古廊桥。那些木拱廊桥架设在溪谷，不用一根铁钉，全靠榫卯咬合，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稳稳地横跨在山腰间。桥上有廊屋，能避风避雨，村里人常在桥上歇脚、闲聊、赶集。走得多了，他从中读出一种沉静力量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不只是建桥的技艺，更是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智慧。这本《流水辞：遇见古老廊桥的隐秘之美》，用细腻的文字写下了他心中的廊桥。

再往后，他的目光落回故乡的节庆与时令，整理出《仪式：中国人的时间哲学》，分别从节气和节日切入，用散文笔法勾勒以浙西常山为代表的江南日常，以及藏在其中的风俗传统。

“今天我们回头看节气和节日的好处，不只是翻一翻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符号，更要紧的是，把那种过日子的法子接过来，把里头的精神传下去。在这个接续的过程里，我们才弄得清自己是谁、根在哪里。”他说。

2024年5月，周华诚入选浙江省首批百名文化特派员，派驻常山县辉埠镇路里坑村，任期两年。路里坑村不大，藏在山坳里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。可越是这样的村子，越藏着被遗忘的文化根脉。

驻村的那些日子，他常在村里转悠，跟老人拉家常，看老房子的雕花门窗，听传说和旧事。他把这份差事当作文学的另一种落地方式，也是作家身份的一项职责。他同村干部、乡贤、普通村民一起，以路里坑村为样本，梳理村子独有的文化资源，推动各方力量整合，打造文化品牌，用文旅融合撬动相关产业，帮村子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。



蔡明娜在《曼波奇缘》中饰演曼波国王后。

视农业农村频道做外景主持人，和农民一起抓鱼、种桃，融入他们的生活。一位六十多岁的桃农大伯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见过很多记者和主持人，唯独你让我觉得不像记者，更像我的大侄女！”我特别喜欢这种“向下扎根，成为大地女儿”的感觉，父母看到我的成长，也特别欣慰。

2012年，我参演了由香港导演刘观伟执导的抗战电影《我是中国人》。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，却完全没有陌生感，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一行。2016年，我在电视剧《老子传奇》中饰演老子的母亲李夫人。我查阅史料，把对老子母亲的理解融进表演中。摄影老师跟我开玩笑说：“不像演的，好像真实经历过一样。”

《曼波奇缘》是中泰合拍剧，讲述电商少女联姻王后携手搞事业的爱情故事。我在剧中饰演曼波国王后，有一场戏，要表现出王后气血虚、抑郁且有点疯狂的状态。怎么才能演好？我想了个办法——不吃饭，饿几天，让自己找感觉。结果因为太过投入，饿得脑袋发晕，浑身乏力，在拍摄现场我大腿抽筋儿摔倒在地。工作人员紧急施救，为我补充糖分，才缓过劲儿。这部剧上线后，看到中泰两

国观众在弹幕上热情留言，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，好故事可以跨越国界，我们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。

近几年，我参演了电影《一路福星》、电视剧《战旗如画》、网剧《逆时追捕》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《逆时追捕》里那位痴傻疯癫的妈妈——双胞胎姐妹常欢、常笑的母亲张桂芝。她几乎没有完整的台词，全靠眼神和肢体动作来表达，需要演出母亲被女儿逼疯后的破碎与癫狂。我自己撰写人物小传，参考其他影视剧中的“崩溃情节”，琢磨表演的分寸感，也获得了剧组同仁的赞赏。

回望人生路，我跌入过谷底，也经历过迷茫，支撑我走过来的，是内心的痴狂与热爱。正如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里的那句“人只要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，就会有光彩”，《飞驰人生》里那句“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”。一次次的磨砺与淬炼，让我内心的韧劲儿越来越强，我学会了放平心态，不计较一时得失，不纠结眼前结果，不放弃热情与努力。

拍短剧节奏快强度高
要做“六边形女战士”

近几年短剧火爆，我也好像一下子“开挂”了，连续不断接到片约：在都市逆袭动作剧《瞎混也能出天才》中饰演“御姐霸总”，在国安悬疑谍战剧《中界线》中饰演间谍组织当家人，在脑洞悬疑剧《阴阳摆渡师》中饰演高冷霸气小姑姐，在年代剧《重回1985：东北往事第二季》中饰演时髦女神……推开短剧这扇门，我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

拍摄的日子马不停蹄，我的理解是：短剧不仅单集时长短，拍摄周期也特别短，所有的节奏都加快了，作为演员，更需要快速进入角色。有时我一天

农科所的走廊里摆着一盆看起来灰头土脸的植物，周华诚没认出来。旁人说了一段话：“我们搞农业科研的人，多少有点像这盆花，常年闷在角落，没人留意。直到某天，突然开出一朵花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它是昙花啊。”这样的细碎瞬间，被周华诚在采访中发现、记录，也被他写成一篇篇轻盈又丰富的文章。

在《棉花与云朵》这本书中，他把田间放声歌唱的人、对着花朵掉泪的人、不期而遇的人、干了一辈子最终离去的人一一收拢，拼成一幅柔软而生动的群像。他感慨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来处与归途，每个人也一样。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什么呢？那些印记淡得很，风一过似乎就散了。可换个角度想，也许它们从未真正消失，只是被悄悄地收进了记忆里。

棉花与云朵都有重量
庄稼与文字都有收成

这本书为什么叫《棉花与云朵》？周华诚说：“很多东西我们天天见，自以为熟得很，其实压根没真正弄懂。棉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毛巾、衣物、被褥，哪样离得开棉花？地里长着的棉花，大概也有人见过，可真要问一句：你了解棉花吗？多半答不上来。”

天上的云看着轻飘飘的，可一朵云其实沉得很，平均重量约600吨，抵得上100头大象。这些冷知识，真探究起来，和日常印象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“棉花也好，云朵也好，第一感觉都是轻的、软的、带点诗意的。可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我就发现，它们都有分量。棉花的分量，压在无数人的日子，连着无数人的饭碗，也系着无数人的悲欢、荣耀和打拼。”周华诚说，这其实与他多年不变的写作立场很相似：散文要从现实里来，要贴着当下的生活走。散文有它的时代属性，传统里面的精神可以继承，但血肉必须是今天的生活。

人类要面对的根本问题，几千年来没怎么变过——生死、爱恨、对错、去留，存在与消逝、短暂与永恒。散文关心的核心问题不会有太大偏移，关键是要用文学的眼光，盯住那些更本质的东西。“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大概就是一个人怎么过一辈子。”他说。

他提到史铁生。史铁生说过，自己和地坛之间仿佛有种宿命感，好像那座古园历经沧桑，就是为了等他。园子里静悄悄的光洒下来，让人更容易看清时间，也更容易照见自己。棉田和地坛，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：它们都沉默，都辽阔，都以一种近乎静止的姿态注视着人来人往。人在它们面前，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放下身段，开始想一些平时来不及想的事。

周华诚说：“写棉花，是我观察和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。”至于文风，他觉得自己的语言底色没变，只是西北的苍茫、厚重和开阔给他的文字增添了层次，棉花本身的细密柔软又给了他滋养。当江南的笔意遇上西域的辽阔，便在纸上撞出了别样的回响。回想在阿勒泰走访时，他发现作家李娟的作品对当地文旅的拉动作用相当明显。“如果《棉花与云朵》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文艺作品，能让新疆那片广阔的土地被更多人、在更广的范围内‘看见’，那就是我特别乐见的事。”他说。

（图片由周华诚提供）